

烏夜啼

這首詞塑造了一個徹夜難眠、希圖以一醉忘卻世事的愁人形象，充滿了悲觀頹廢的情調。也許是當時國破家亡的絕望前景使詞人心靈塗上了濃重的暗影之故吧！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¹。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²。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³。

注釋

- 1 “昨夜”四句：昨夜寒風夾着冷雨，撲打着簾子和帷幕，發出了陣陣悲涼的秋聲。宮燭燒盡了，報時的漏聲還響個不停。我一次又一次地靠在枕頭上，又一次一次地坐起來，心情怎樣也不能安定。
漏滴：古代計時的用器。用銅壺盛水，底穿一孔漏水以計算時刻。滴，一作“斷”。
- 2 “世事”二句：世上的一切情事都徒然隨着流水逝去了。算起來，人生不過是短暫的一夢。
一夢：一作“夢裏”。
- 3 “醉鄉”二句：只有那醉鄉中的路最為平穩，看來應當常去才是。因為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路是好走的了。
醉鄉：唐王績喜飲酒，曾著《醉鄉記》。此處指酒醉後的幻境。

破陣子

975年，宋太祖遣師攻破南唐京城金陵，李煜肉袒出降。這首詞記述了這一段情事。有人以為是當時之作，有人又認為是日後追述。不管是寫於當時也罷，是追述也罷，這是一闋亡國的哀歌。詞人以滲和着血淚的詞筆，直抒發自內心的強烈哀痛。那淒惶的場面，那如泣如訴的語言，把一位亡國之君的心靈袒露在讀者眼前。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¹。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²？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³。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⁴！

注釋

- 1 “四十”二句：開基創業四十年的國家，縱橫三千里的土地山河。
按：南唐自937年開國，至宋師在975年攻破京都金陵，已近四十年。又據馬令《南唐書·建國譜》載，南唐共有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這兩句簡練地概括了南唐開國及其地域的情況。
- 2 “鳳閣”三句：鑲鳳的殿閣，雕龍的宮樓連接着雲天；名貴



的花卉，珍奇的樹木，恰似煙霧擁聚、藤蘿交纏——我生長在這裏，那曉得什麼刀兵戰事！

識：一作“慣”。干戈：兵器名，借指戰爭。

- 3 “一旦”二句：一朝變成了被迫俯首稱臣的俘虜，此後啊！我的腰圍將會像當年沈約那樣消滅下去，鬢髮也將會如潘岳那樣一片斑白。

臣：一作“僕”。沈腰：《南史·沈約傳》載：“（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後人因之把“沈腰”作為腰肢瘦減的代詞。潘鬢：潘岳《秋興賦》有“斑鬢髮以承弁兮”之句，後來把“潘鬢”作為頭髮斑白的代詞。

- 4 “最是”三句：最難堪的是辭別太廟的時刻，教坊的樂隊還大吹大擂地奏起離別之歌。我只有淚流滿面，對着身邊侍候的宮娥。

辭廟：古代帝王把自己的祖先供奉在廟宇內。此處指離國遠去之前，拜辭祖先。教坊：設在宮中，專司女樂，頗似漢代的“樂府”。垂：一作“揮”。宮娥：即宮女。李煜宮中宮娥的名字，可考據的有黃保儀、流珠、喬氏、慶奴、薛九、宜愛、意可、窅娘、秋水、小花蕊等。

有人因“垂淚對宮娥”句，認為不合李煜的帝王身份而疑該詞為偽作。但從李煜的生活環境和個性來說，此句正恰恰表現了這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帝王的性格特徵。

袁文《甕牖閒評》卷五評道：“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

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為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豫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毛先舒《南唐拾遺記》則云：“案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為哭廟，而離歌乃伶人見煜辭廟而自奏耳。”愚按：毛說最為得之。



如夢令

這是一首追記早年一次遊樂的作品。從所描述的情景來看，當時女詞人還很年輕，也許甚至尚未出嫁。然而，那天真爛漫的少女情懷，那無拘無束的兒時戲耍，轉眼之間，就永遠地結束了。也許正因這個緣故，所以直到許多年之後，作者還滿懷眷戀地回憶起那歡快熱鬧的一幕——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¹。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²。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³。

注釋

- 1 “常記”二句：最忘不了那一次：溪亭一帶，已經是日落黃昏。我們一羣小姊妹全都喝得醉醺醺的，誰也想不起該打槳回家。
 - 2 “興盡”二句：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興致也盡了，才急急忙忙地掉轉船頭，卻糊裏糊塗地鑽到荷花深處，找不着路了。
晚：一作“欲”。藕花：一作“芙蓉”。
- 按：據今人岳國鈞考訂：溪亭在山東濟南，“藕花深處”即大明湖西之地。（見《文學遺產》1981年第1期）

- 3 “爭渡”二句：這一下，大家不禁着慌起來，於是吵啊，嚷啊，都爭先恐後要將船兒划出去。結果把棲息在湖灘上的沙鷗和白鷺，嚇得成羣地驚飛起來……
一灘：一作“一行”。



如夢令

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名作。其中尤以“知否、知否”一聲疊問，和“綠肥紅瘦”這個工巧貼切的形容受到詞評家的一致激賞。但也有從整首詞着眼的，例如《蓼園詞選》說：“一問極有情，答以‘依舊’，答得極淡，跌出‘知否’二句來，而‘綠肥紅瘦’無限淒婉，卻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無數曲折，自是聖於詞者。”《雲韶集》也說：“只數語中層次曲折有味，世徒稱其‘綠肥紅瘦’一語，猶是皮相。”這些看法，應當說是有道理的。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¹。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²。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³。

注釋

- 1 “昨夜”二句：依稀記得昨天夜裏風颳得挺緊，彷彿還下了幾滴雨。後來迷迷糊糊就睡熟了。早上醒來，頭還有點暈乎乎的——酒氣還未全消呢！
- 2 “試問”二句：只好依舊靠在枕上，等待兒走來捲簾子時，

就趕緊問：“園子裏的海棠花怎麼樣了？”誰知，卻得了個漫不經心的回答：“花麼？還不是老樣子……”

- 3 “知否”二句：“哎，你知道麼，知道麼？這陣子，該已是‘綠肥紅瘦’了！”

